

# 汉江晨报



微信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安康日报公众平台

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 
第18期(总第796期) 5版

汉江晨报编辑部

主编：陈俊  
执行主编：杨迁伟  
热线电话：0915—3268532  
邮箱：2837420582@qq.com

## 记者观察

记者 周健

初夏时节，草长莺飞。海拔2900多米的化龙山，也进入到了一年之中最为动人的季节。经过一个冬天的能量集聚，冷杉长出了毛茸茸的嫩芽，连香树结出了青翠的荚果，珙桐树上一个个小白鸽展翅驻足、迎风飞舞。寄居在冷杉丛中的天蒜，在雨露阳光的滋润下，长得格外旺盛，散发着蒜香的绿叶和白颈，着实诱人。

等待了一年的山下村民们，早就被天蒜勾起了食欲。只待时机成熟便会钻进大山，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同时，还可以高价卖给城里人。如果顺便再挖点珍稀药材，那就赚大发了。这却苦了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生态卫士们，每年这个时节，为了规劝和阻止他们进山，每天不得不两点多起床，三点钟就守在各个进山路口。

5月28日凌晨两点半，经过一天劳累的人们，在南江河水的潺潺声中安然入梦。就是此时，已经守护了4天的生态卫士，早已冲开了朦胧的睡眠，穿上厚重的羽绒服和工作装，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守护与规劝。

随着一声“出发”，汽车的引擎发出极不情愿的轰鸣声，顺着541国道朝着化龙山进发。也许是过于疲劳，也许是视线不清，在走了半个多小时后，前方提前出发的生态卫士驾驶的汽车抛了锚，被路上石块扎破了轮胎。同行的化保局副局长张义方赶快下车，查看情况后嘱咐他们注意安全立即出发，担心耽误太久会有村民已经进山。“越来越早了！以前五点多他们才进山。发现我们管理后，他们四点多就进山了！我们四点来，他们三点就进山了。有的一两点就进山了。”张义方对我们说。

三点刚过，夜空下的化龙山漆黑一片，我们相对而立却不相识。打开车门，迎面而来的山风让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穿上事先准备好的羽绒服，站上一会儿即感手脚冰麻。“请不要进山挖野菜，快回去吧！”“你们也不嫌冷，这么早就进山！请回去吧！”“不要进山了，保护区里禁止挖野菜！”随着一声声的规劝，一个个骑着摩托车、开着私家车的山下村民，在苦笑声中原路返回。

“化龙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有着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。在国家出台最严‘野生动物保护令’后，私猎野生动物的现象基本消失。可每年春夏初，就有村民来采挖天蒜、天麻，破坏野生植物正常生长、繁殖，并对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造成威胁。”张义方说，“因此，我们专门开展了禁采野生植物专项行动，每天分分队组在进山比较方便的各个路口设卡规劝。”

时间随着迎面刮来的冷风和巡逻的脚步不断流逝，很快东方就露出了鱼肚白。早晨的太阳发出的红光，染红了东方半边天。寂静的化龙山也像刚睡醒的样子，尽力地展示着自己的绿，仿佛在向这些早起的生态卫士们道一声：“早安，你们辛苦了！”

守护仍在继续，规劝仍在进行。



扫码观看《秦巴秘境——化龙山》



## 化龙山自然保护区的守护神

记者 璩勇

每当安康城里的出租车开始普遍使用空调制冷，就是化龙山上珙桐树繁茂的鸽子花即将凋零的时候。这是化龙山最具代表性的珍稀植物，硕大、洁白的花朵，让夏初的化龙山增添了几分圣洁，于安宁与恬静中还多了几分柔顺与熨帖。鸽子花让化龙山多了几分人情的味道、拟人化的感觉，就是到深林之中，依然不觉寂寞，哪怕人迹罕至，仍不惧冷清。

### 鸽子花快要开罢的时候，就是化龙山最忙碌的时候

鸽子花花期将尽，保护区最是忙碌的时刻来临了。保护区工作人员从凌晨三点开始，在各个进入保护区重点区域最便捷的路口，与村民比拼体能、比拼智慧、更比拼耐力与耐心。这是一场艰苦且持久的“战争”，也是一项考验决心的战争。要保护的是生态，要面对的是村民。

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说，村民不是“敌人”，但此时此刻站在我们的对立面。一个要进山采药采野菜，一个不允许他们进山。这就是问题，这就有矛盾。

对于村民来说，他要讲他的道理，有的村民就说，我们靠山吃山，难道不知道保护环境？那些野菜野草，不采摘，还不是烂在深山林机里？这么大的化龙山，适当采摘一点，说不定还有利于野生植物传播繁衍呢。

猛一听起来，好像还蛮有道理的。可是就算一个村民这样想，难道所有村民都会这样想？何况想得到和做得到是两回事。村民进山都是临时行为，你听他说，那他们简直不是去挖药挖野菜，反倒是去保护生态的气势。

可是连年都只看见钻空子偷着进山挖野菜的，你看见有谁会去补苗去养护种植的？最怕的是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，村民进山采挖一旦形成气候，那就悔之晚矣。

天蒜、野花椒树叶、天麻，化龙山深处有不少东西是当地群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甚至是餐馆的最爱。只要进山顺利，见天能够有千元以上收入，对村民来说，这是挡不住的实实在在的诱惑。

镇坪县城气温比安康低12℃左右，在靠近八仙保护站辖区的几个人山路口，温度更低。夜晚，能见度也低。现在正是采摘野菜最佳时节，村民想尽办法与保护区管理人员周旋。

没有任何别的办法，化龙山保护区的同志说。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赶在村民进山之前守在路口。工作人员与村民赛跑，从凌晨四五点一直提前到凌晨两三点。能够完全堵住吗？

你早，他就比你更早。工作人员坦白讲，不可能完全堵住。最关键的，虽然守住了进山的这些常规意义上的必经之地，可是化龙山幅员广阔，哪里能够全部守住？

### 守护是一份责任，更是一份坚持，一种信念

记者多次进入化龙山，参与他们的巡护工作。曾经亲眼看见有村民发现工作人员身影后，远远避开，从山谷另一边离去。经常入山劳作的村民步伐矫健脚力强劲。依照记者五十五左右年龄并且还算注意锻炼身体状况，在山路行走，大约他们10分钟行走的路程，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小时。

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“人民战争”，保护局上上下下却没有丧失信心。其一是大部分的村民是接受劝阻的。可以

说，村民整体上还是很朴实的。你每天守在那里劝大家，你经常给大家普法，那就一定有效果。因为村民心里明白，进保护区采挖野菜是违法行为。不少村民经过劝说都最终返回了。

其二，随着经济来源的多元化，进山的诱惑在很多村民心里开始逐步降低。其实，入山不仅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。入山采药挖野菜不仅经常要起早贪黑挨饿受冻，有时还面临多种风险。几年前曾经就有一位村民入山迷路，受尽惊吓，经过当地政府与化龙山保护管理局联合组织救援，才终于获救。这个村民从此发誓再不进山。

还有不少村民现在变成化龙山生态护林员和半专业化森林消防队员。这些村民身份的转换使得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事半功倍。就在十多天前，天书峡一处猫头鹰孵化出两只幼鸟，被护林员发现，报告给工作人员。林业工程师刘平带我们前去观察。两只猫头鹰还没有满月，体型比成年人拳头稍大，羽毛灰白色。刘平说，观察猫头鹰不能距离太近，幼鸟现在不能飞，不能自己捕食，要尽量避免惊吓到幼鸟。刘平告诉我们，一般守护幼鸟的是雌猫头鹰，看见有人近来，就飞到附近去了。雄猫头鹰一般外出捕食，寻找老鼠或者青蛙带回。

野外观察，并不是总很安全。曾经有村民在靠近猫头鹰幼鸟时，被从天而降的猫头鹰用利爪抓掉半边头皮。与此同时，现在不仅是各种鸟类繁殖孵化的季节，也是毒蛇出没的季节。就在我们前去观察猫头鹰幼鸟的路上，一条菜花原矛头蝮正在悠闲地晒太阳，大家步伐放慢，等它缓缓爬行到路边。刘平介绍，这是一种剧毒蛇。不过这种在大路上的情况很好防范。要是在山里在草丛中，就非常危险。一般来说，普通无毒的蛇都非常机敏，一遇风吹草动，立即向

远处逃去。而毒蛇往往反应迟钝，因此很容易因为发现行人太晚，把无意间路过的人当作威胁对象而发起袭击。

### 自然环境最好的守护神

从19岁就开始端林业这碗饭，如今已经年过五旬的刘平却和大多数化龙山生态卫士一样，十分幸运。他认识1000多种植物，见过化龙山200多种鸟类，500多种动物。像灰林鸮这样的鸮形目鸟类，翼长两米多的巨型金雕，他多次见过。也无数次观察到云豹，看到过藏羊，听到过狼嚎，却并没有经历过险境。

那些令人畏惧的豺狼虎豹其实更害怕与人相逐。一般情况，他们都会早早避开人群，力求互不相犯。要警惕的是离群的独狼，受过枪伤的野猪，他们看到人，会自然而然把面前的人当作伤害它们的罪魁祸首，选择主动攻击。动物对人的这种报复，很难化解和防范，极其危险。

当然，动物无论多么凶猛，在人类面前依然极其脆弱。最可怕的是使用电老虎机的偷猎者，他们进山后选择动物经常活动的路线，布置电线，所到之处，动物概莫能幸免。

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长期坚持巡护，在38条巡护路线上防范这些对野生动物和自然生态环境伤害最大的行为。见花落泪，对鸟伤心，他们情绪的阴晴圆缺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紧密契合。

幸运的是，不幸的疫情让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加大到一个新高度。在大多数时候、大多数地方，野生动物消费真正失去市场。没有消费就没有伤害，化龙山保护管理局的领导同志说，社会公共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，才是自然环境最好的守护神。

## 记者体验

记者 杨迁伟

初夏，正是化龙山最美的样子，而对化龙山的生态卫士们来说，这注定又是一段日夜坚守的日子。

5月28日，凌晨三点的镇坪街道空无一人，绝大部分人还沉浸在睡梦中。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生态卫士们早已整装待发。

三点整，从县城驱车，一路南行，经上竹保护站，沿着蜿蜒的盘山路，大约1个小时到达目的地——化龙山保护区八仙保护站辖区。

此时，树木仿佛还在沉睡，化龙山寂静得像一幅水墨画。随着生态卫士们前行的脚步，山林中开始有了各种声响……

“这些人越来越拐（聪明）了，把车停在那下面藏着的，发动机都冰凉的，应该在一个小时前就进山了。”沿巡护路未发现异常的严共昭几位同事，进入小路查看，发现5辆摩托车停在小路边树林下，伸手触摸发动机便知道今天还是来晚了一步。

尽管白天烈日当空，但此时海拔两千多米的化龙山依然冷风嗖嗖。跟随陈君、吕建荣、胡仁保，还有今天带队的化保局副局长张义方，我们向千家坪林场方向走去。

漆黑的山林只听得风声，偶尔有动物的叫声。前面步履轻快的胡仁保和陈君四处巡视，用锐利的眼光挑破夜晚的黑暗，俨如侦查战士一样，提防着前方的一举一动。

一路上，属于他们的谈资很少，但主题集中在守山护林。“看到迎面开来的车就是准备进山的村民，我们却无权在公路上阻拦。山林大，进山的路口多，管理起来很难。”“能否在主要路口和中药材、野菜生长区域装上红外相机，依据视频资料取证？”“我们下午在路口守，进山的村民躲在林子里，就是不出来，甚至有人在山上过夜。”……围绕如何守护这座大山，他们边走边讨论着。

## “护林人”自述

严共昭(八仙保护站高级技师)

初夏，海拔2918米的化龙山，笼罩在烟雨霏霏中。生长在冷杉丛林下的天蒜，狂饮着季节的甘露，疯狂地扩展着生命的张力，那翠绿的光泽和淡淡的大蒜香味儿，觉得山下村民蠢蠢欲动，不时拿出手机，查看云图变化，期待晴日来临。

摩托车、客货两用车、面包车，早就加满了油，像久经沙场的战马，只等一声令下。村民期待已久的好天气终于来到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即将打响。

化龙山的护林员们早已枕戈寝甲，秣马厉兵，整装待发。村民五点到入山口，我们就四点出征。村民四点入山，我们就三点开拔。

摩托车在呼啸寒风中穿行，灯光划破寂静的夜空，夹岸山岚神兽般纷纷向后退却。刺骨的寒风从头盔边沿、脖子里、裤脚里猛钻猛扎，我们浑然不觉，脑海里激荡着旌旗猎猎之音、擂鼓呐喊之声。

4:10，我们巍然屹立于入山口，俨然镇守边关的虎将。一辆辆摩托车，要么径直往前，佯装不入山者；要么见势不妙，扭头返回；也有大胆者，无视我们的存在……一时间，烽烟四起，剑拔弩张。

径直前往者，是散兵游勇，十几分钟后原路返回。他们在嘀咕：“还真堵啊，也不怕冷！我看他们也坚持不了几天！”

一辆白色的小轿车，幽灵似地来回转悠，寻找可乘之机，可转来转去，各个路口都是重兵把守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。我们也忍不住笑了，面对战败的对手，个个手舞足蹈。

一辆载着一人和一大包吃食的摩托车，在我面前紧急刹车，同时掏出了香烟，“不认得我了啊，九几年我在林场伐木，你们可关照我了！”他认得少勇，套起了近

乎，“我们不找天蒜，我们去浪河找海螺（重楼），就网开一面吧！”我和少勇忍不住笑了，“未经批准，进入保护区是违法的，更别说采野菜、挖药了。都是熟人，与其没收你们的非法所得，不如让你别进去！”几经舌战，他才偃旗息鼓、快快而去。

虽然我们准备了询问笔录，带齐了执法工具，但我们深知战争之上上策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我们不但要阻止他们非法进入保护区，还要教育、诱导他们，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支持者、拥护者，甚至成为我们的宣传者、参与者。

连续几天来，我们坚守在三岔河、柏子沟口、正河堰等入山口，分兵把守。  
5月26日，劝回13人；  
5月27日，劝回20人；  
5月28日，劝回16人；  
……

每一天，都是一场战斗；每一个数字，就是沙场的战绩。  
我们两点多起床，不下雨12点左右收兵，下午继续在路口堵截。

也许老年人，瞌睡自然少些，虽然抬不起脚，一日三餐还是照进不误，年轻的伦平却几天不想吃饭，他说要睡觉，我心里很痛，却也在他的困倦中看到了保护区的希望。

持续的坚守，虽然都疲乏至极，被高山紫外线熏黑的脸颊辣辣刺痛，走路也偏偏倒，靠着哪里就能睡着，但看着采挖野菜、野药的人一天比一天少，心里就装满了收获，就有使不完的劲。

很快采集天蒜的时节即将过去，但我们还不能偃武息戈，七叶一枝花、高山天麻的采挖季节相继来临，稍事休息，我们又将开始新的战斗。



# 行走在日月间的森林守护者